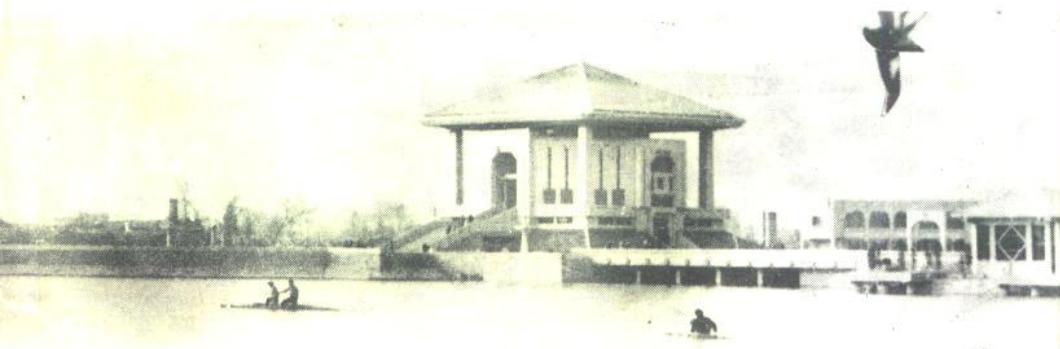


淮安文苑

第十辑

- 周恩来总理及其办公室给家乡党政领导的六封信
- 周恩来纪念馆筹建纪实
- 青莲岗文化遗址
- 唐代淮安与日本、韩国的交往
- 纵横老泪苦吟身

——《淮安市志》编委会编



烽火集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淮 安 文 史

第 十 辑

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主 编 杭金荣
责任编辑 邵寄声
编 辑 郭寿龄
毛鼎来

EA92/05

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淮安市西长街90号 邮码223200)

淮安市文教印刷厂印刷(1992年10月)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90000

印数1 — 3000

苏淮出准字(92)S·79号 工本费4.00元

目 录

千古丰碑

周恩来总理及其办公室给家乡党政领导的六封信

.....淮安市档案馆供稿	(1)
总理和我促膝谈心.....王汝祥	(7)
永远牢记周总理的教诲.....颜太发	(13)
难忘的会见 深刻的教诲.....刘秉衡	(17)
我幸福地见到周总理邓大姐.....王树荣	(27)
韩素音和《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卞书樵	(30)
周恩来纪念馆筹建纪实.....秦九凤	(34)

人物春秋

曾祖裴光禄公生平事略

附裴荫森著《七省纪游》.....裴锡恒	61
郝君砚樵传.....毛元征 原著	(91)
追随时代进步的尹柏寒先生.....陈慎侗 郭寿龄	(96)
附高原、尹楚升、尹定提供的资料	
周作民先生社会政治活动简述.....邵怡度	(06)
我的父亲卢寿康先生.....卢英华	(116)
近代苏北名医汪筱川.....殷大彰	(124)

“省名老中医”章湘侯·····	殷大彰 (130)
黄相忱其人其事·····	王健夫 (137)

遗闻逸事

秦寄尘拒绝出任日伪淮安县知事·····	秦士蔚 (144)
梅兰芳致周作民的两封信·····	周芳远 供稿 (148)
罗氏家族与淮安的关系·····	罗继祖 (151)
罗振玉晚年二三事·····	沈信夫 (155)
记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两封信·····	罗福颐 遗稿 (158)
牛作善出任国民党淮安县长的由来·····	王健夫 (165)
清末民初淮安几任县官的遗闻逸事·····	汪澄伯 遗稿 (168)

海峡乡音

纵横老泪 苦吟身	
——旅台诗人张铁民大陆探亲侧记·····	季 实 (175)
“感谢你们——大陆的警察”	
——泾口派出所帮助台胞寻找亲人纪实·····	毛鼎来 (182)

历史风云

张达事件始末·····	邵景元 (185)
-------------	-------------

随军渡江追记	沈光祖 (194)
一支自发的学生抗日宣传队	林 总 (197)

史迹考证

青莲岗文化遗址	毛鼎来 (202)
桃花垠的今昔	高桂生 (207)
唐代淮安与日本、韩国的交往	刘怀玉 (209)
淮安古末口及五坝考	朱方谷 (219)

风味特产

钦工肉圆	李兆祺 (224)
平桥豆腐	徐怀喜 葛兆银 (227)

作者 · 读者 · 编者

《周实阮式纪念集》编辑札记	郭寿龄 (229)
来函照登	罗继祖 (242)

• 千古丰碑 •

周恩来总理及其办公室 给家乡党政领导的六封信

编者按：值此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开放之际，我们全文刊载周恩来总理及其办公室于1956年至1961年间，给中共淮安县委、县人委，以及为发展淮安工业致中共江苏省委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的书信共六件，供大家学习。在这些书信中，周总理对处理家庭、亲属、家乡等问题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的信

淮安县人民委员会：

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佰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

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此致

敬礼！

周恩来（盖章）

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九日

（此信请转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二）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给淮安县人委负责同志的信

淮安县人民委员会

负责同志：

总理伯（婶）母去年逝世后的善后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
邮寄我室呈 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

致

敬礼！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三月十三日

（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给淮安县人委负责同志的信

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

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

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我伯（婶）母家现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们勿再予照顾。

现寄去为安葬我伯（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垫款二十五元，请查收。

致

敬礼！

周恩来（盖章）

1957年4月19日

（四）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给王汝祥同志并转淮安县委的信

汝祥同志并请转淮安县委：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经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

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祖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周恩来

一九五八、六、廿九

（五）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总理给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三同志的信

渭清、顺元、浴宇三同志：

江苏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同志来北京谈到地方工作，据他所谈，淮安的农业生产搞得还不错，同时也想在地方工业上有所发展。我向他建议今后一年还应将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争取粮食总产量今年达到二十亿斤左右，明年达到三十亿斤左右；每亩平均产量今年达到一千三百斤左右，明年达到二千斤左右，如果粮食产量显多，就可调整耕地，多种经济作物，或者增加储备和外调任务。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地方工业的原料、资金、市场都

易于解决，就更利于发展。因此，我向他建议，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且设备和钢材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将铁木农具厂搞起，然后再及其他。王汝祥同志这次来想在北京为他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不过，据他谈，无锡机床厂原与淮安订了合同，要为他们生产一百多台机床，现在由于今年钢材不够分配，无锡厂想废约或者推迟，而淮安方面认为，如能为他们生产二十五台机床，都是好的。我想这计划，在你们省的能力和权限以内，可能为他们解决这一困难，故特地写这封信给你们，请予考虑。我的看法，由于远在北京，而且对淮安建设也是初次听到，不一定对，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成熟的意见，更非组织上的意见。写出仅供参考，并请酌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八、七、廿七

（六）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给淮安县委的信

淮安县委：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

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此致

敬礼！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盖章）

一月十六日

附去：“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一件

（上述周恩来总理及其办公室的书信六件均由淮安市档案馆提供）

总理和我促膝谈心

王汝祥

1958年盛夏七月，我受县委委托进京去见周总理。县委交代的使命是：一、汇报淮安工作，想请总理对发展故乡的工农业生产给予“照顾”；二、向总理请示他旧居的处理问题。从淮安踏上旅途，心里总在想，总理日理万机，能有时间接见我吗？到京后，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国务院说明了来意，没想到总理很快接见了我，并请我吃了饭。第一次见到总理，我心情激动，本来想好准备说的话，总是语不达意，丢三拉四的。总理因为有重要外事活动，接见时间不能太长，于是对我说：“我和你的事改日再谈吧。”

两天后，夜色将临之时，我如约走进中南海大门，匆匆步入一座树影斑驳的庭院，直见总理已等候在办公室门外的草坪前。

“吃饭了吗？”总理见我走来，老远打着招呼，迎上来和我握手，拉着我一同步入客厅，在藤椅上促膝坐下。这时，我侷促不安地低着头，搓着手，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那天见总理时，我没有将来意和盘托出，只是转弯抹角地以汇报故乡情况为由，暗示家乡的困难。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个老乡开后门的吧？”顿时，我脸上火辣辣的，暗自思忖，总理将是一种什么方式的批评呢？我心神不宁地抹了一下额上的汗水。只见总理沉吟片刻，颇有歉意地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个老乡太小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总理摇了摇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我听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听说你们要重建我家房子，这不行，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

“不是重建，是修理。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我们把它扶扶正，尔萃（总理的侄子）当兵了，拥军优属，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你们对城里地主的房子怎么处理的我那房子，我看可以没收。”

我为难了，没料到总理会说出“没收房子”的话。总理的旧居，自发参观的人常常有之，没收怎么行？但总理的意见又难违拗，愣了半天，我灵机一动，说：

“总理，城市没搞土改，怎好随意没收房子？”

总理听后，忍不住大笑道：“好，不谈没收，不谈没收。”

在那“火红的年代”，到处出现荒诞的奇迹。“大跃进”浮夸风也吹得我头脑“发热”，向总理汇报农业产量时，不免把粮食亩产从五千斤逐渐增加。总理听着霍地站起，面色严峻，沉默不语，在大厅内踱着步，双眸闪着感情复杂的目光，说：“干劲要鼓，但要实事求是。”

我一时语塞。总理象觉察到不该打断我的话，又回到我对面坐下。接着谈到当时执行政策上一些问题：“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改造’，目前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推心置腹地同我们交谈……”

谈着谈着，总理象要摆脱和暂时忘却那纷繁政务似的把话锋一转，微笑着说：“老王，老乡之间可不行搞贿赂。”

“贿赂！？”我吃了一惊，想起这次进京，带了一些家乡土产茶馓，托总理办公室同志转交给总理，表达一点心意。我低

头囁囁着：“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我尴尬极了，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旅途上，自己冒着炎日，汗流浹背地拎着这盒茶馓，唯恐受挤受压。我还美美地想过，总理尝到多年未曾吃过的茶馓，定会赞不绝口的，现在要是总理把这寄托故乡人民情意的薄礼原封退回，那我可怎么交待？

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思，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执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太久了，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沉思片刻……又轻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

“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吆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姑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姑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滴，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谈到童年，总理娓娓叙来，神情专注。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我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深情，便说：“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

总理点了点头，仰躺在藤椅上，微启双眼，充满感情地说：

“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有一回梦见自己在文渠里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回去看看。可这些年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顾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眼睛湿润了，完全沉浸在思乡深情之中。西花厅的庭院静极了，夏夜的微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沙的絮语，月光倾泻在静谧安详的大地上，使人联想起那久远的岁月。

我端详着总理，忽然发现他老人家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我曾听总理姑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庭饱满，身体很结实”，我的心头一阵颤动，极其恳切地说：“总理，工作再忙，你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置可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故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我琢磨着总理的话，领悟了总理的意思，心潮激荡。我年轻时抱着“找出路”的思想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常以“老革命”自居，怀有一种“功臣”的荣誉感。而总理自幼投身革命，戎马倥偬，出生入死，到现在还感到渡船才走了一半，还要为他毕生所追求的鞠躬尽瘁！相比之下，这差距……我自惭形秽，双眼酸涩，望着总理，再没有说出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入正题，你从家乡老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